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儒林外史
第十一回 魯小姐制義難新郎 楊司訓相府薦賢士

話說蘧公孫招贅魯府，見小姐十分美貌，已是醉心，還不知小姐又是個才女。且他這個才女，又比尋常的才女不同。魯編修因無公子，就把女兒當作兒子，五六歲上請先生開蒙，就讀的是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；十一二歲就講書、讀文章，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讀的滾瓜爛熟。教他做「破題」、「破承」、「起講」、「題比」、「中比」成篇。送先生的束脩。那先生督課，同男子一樣。這小姐資性又高，記心又好；到此時，王、唐、瞿、薛，以及諸大家之文，歷科程墨，各省宗師考卷，肚裏記得三千餘篇；自己作出來的文章，又理真法老，花團錦簇。魯編修每常歎道：「假若是個兒子，幾十個進士、狀元都中來了！」閒居無事，便和女兒談說：「八股文章若做的好，隨你做甚麼東西，一要詩就詩，要賦就賦，一都是一鞭一條痕，一攔一掌血；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，任你做出甚麼來，都是野狐禪，邪魔外道！」小姐聽了父親的教訓，曉粧臺畔，刺繡床前，擺滿了一部一部的文章；每日丹黃爛然，蠅頭細批。人家送來的詩詞歌賦，正眼兒也不看他。家裏雖有幾本甚麼《千家詩》，《解學士詩》，東坡小妹詩話之類，倒把與伴讀的侍女采蘋、雙紅們看；閒暇也教他謔幾句詩，以為笑話。此番招贅進蘧公孫來，門戶又相稱，才貌又相當，真個是「才子佳人，一雙兩好」；料想公孫學業已成，不日就是個少年進士。但贅進門來十多日，香房裏滿架都是文章，公孫卻全不在意。小姐心裏道：「這些自然都是他爛熟於胸中的了。」又疑道：「他因新婚燕爾，正貪歡笑，還理論不到這事上。」又過了幾日，見公孫赴宴回房，袖裏籠了一本詩來燈下吟哦，也拉著小姐並坐同看。小姐此時還害羞，不好問他，只得強勉看了一個時辰，彼此睡下。到次日，小姐忍不住了，知道公孫坐在前邊書房裏，即取紅紙一條，寫下一行題目，是「身修而後家齊」，一叫采蘋過來，說道：「你去送與姑爺，說是老爺要請教一篇文字的。」公孫接了，付之一笑，回說道：「我於此事不甚在行。況到尊府未經滿月，要做兩件雅事；這樣俗事，還不耐煩做哩。」公孫心裏只道說，向才女說這樣話是極雅的了，不想正犯著忌諱。當晚，養娘走進房來看小姐，只見愁眉淚眼，長吁短歎。養娘道：「小姐，你纔恭喜，招贅了這樣好姑爺，有何心事，做出這等模樣？」小姐把日裏的事告訴了一遍，說道：「我只道他學業已成，不日就是舉人、進士；誰想如此光景，豈不誤我終身！」養娘勸了一回。公孫進來，待他詞色就有些不善。公孫自知慚愧，彼此也不便明言。從此啾啾唧唧，小姐心裏納悶。但說到學業上，公孫總不招攬。勸的緊了，反說小姐俗氣。小姐越發悶上加悶，整日眉頭不展。夫人知道，走來勸女兒道：「我兒，你不要恁般默氣。我看新姑爺人物已是十分了；況你爹原愛他是個少年名士。」小姐道：「母親，自古及今，幾曾看見不會中進士的人可以叫做個名士的？」說著，越要惱怒起來。夫人和養娘道：「這個是你終身大事，不要如此。況且現放著兩家鼎盛，就算姑爺不中進士，做官，難道這一生還少了你用的？」小姐道：「『好男不喫分家飯，好女不穿嫁時衣。』依孩兒的意思，總是自掙的功名好，靠著祖父，只算做不成器！」夫人道：「就是如此，也只好慢慢勸他。這是急不得的。」養娘道：「當真姑爺不得中，你將來生出小公子來，自小依你的教訓，不要學他父親，家裏放著你恁個好先生，怕教不出個狀元來？就替你爭口氣。你這封誥是穩的。」說著，和夫人一齊笑起來。小姐歎了一口氣，也就罷了。落後魯編修聽見這些話，也出了兩個題請教公孫。公孫勉強成篇。編修公看了，都是些詩詞上的話，又有兩句像《離騷》，又有兩句「子書」，不是正經文字；因此，心裏也悶，說不出來。卻全虧夫人疼愛這女婿，如同心頭一塊肉。

看看過了殘冬。新年正月，公孫回家拜祖父、母親的年回來。正月十二日，妻府兩公子請喫春酒。公孫到了。兩公子接在書房裏，問了蘧太守在家的安，說道：「今日也並無外客；因是令節，約賢姪到來，家宴三杯。」剛纔坐下，看門人進來稟：「看墳的鄒吉甫來了。」

兩公子自從歲內為蘧公孫畢姻之事，忙了月餘，又亂著度歲，把那楊執中的話已丟在九霄雲外；今見鄒吉甫來，又忽然想起，叫請進來。兩公子同蘧公孫都走出廳上，見他頭上戴著新氈帽，身穿一件青布厚棉道袍，腳下踏著暖鞋。他兒子小二，手里拿著個布口袋，裝了許多炒米、豆腐干，進來放下。兩公子和他施禮，說道：「吉甫，你自恁空身來走走罷了，為甚麼帶將禮來？我們又不好不收你的。」鄒吉甫道：「二位少老爺說這笑話，可不把我羞死了。鄉下物件，帶來與老爺賞人。」兩公子吩咐將禮收進去，鄒二哥請在外邊坐，將鄒吉甫讓進書房來。吉甫問了，知道是蘧小公子，又問蘧姑老爺的安，因說道：「還是那年我家太老爺下葬，會著姑老爺的。整整二十七年了，叫我們怎的不老！姑老爺鬍子也全白了麼？」公孫道：「全白了三四年了。」鄒吉甫不肯僭公孫的坐，三公子道：「他是我們表姪，你老人家年尊，老實坐罷。」吉甫遵命坐下，先喫過飯，重新擺下碟子，斟上酒來。兩公子說起兩番訪楊執中的話，從頭至尾，說了一遍。鄒吉甫道：「他自然不曉得。這個卻因我這幾個月住在東莊，不曾去到新市鎮，所以這些話沒人向楊先生說。楊先生是個忠厚不過的人，難道會裝身分，故意躲著不見？他又是一個極肯相與人的；聽得二位少老爺訪他，他巴不得連夜來會哩。明日我回去向他說了，同他來見二位少老爺。」四公子道：「你且住過了燈節，到十五日那日，同我這表姪往街坊上去看看燈，索性到十七八間，我們叫一隻船，同你到楊先生家。還是先去拜他纔是。」吉甫道：「這更好了。」

當夜喫完了酒，送蘧公孫回魯宅去，就留鄒吉甫在書房歇宿。次日乃試燈之期，妻府正廳上懸掛一對大珠燈，乃是武英殿之物，憲宗皇帝御賜的。那燈是內府製造，十分精巧。鄒吉甫叫他的兒子鄒二來看，也給他見見廣大。到十四日，先打發他下鄉去，說道：「我過了燈節，要同老爺們到新市鎮，順便到你姐姐家，要到二十外纔家裏去。你先去罷。」鄒二應諾去了。

到十五晚上，蘧公孫正在魯宅同夫人、小姐家宴。宴罷，妻府情來喫酒，同在街上遊玩。湖州府太守衙前紮著一座鰲山燈。其餘各廟，社火扮會，鑼鼓喧天。人家士女，都出來看燈踏月。真乃金吾不禁，鬧了半夜。次早，鄒吉甫向兩公子說，要先到新市鎮女兒家去，約定兩公子十八日下鄉，回到楊家。兩公子依了，送他出門。搭了個便船到新市鎮。女兒接著，新年磕了老子的頭，收拾酒飯喫了。

到十八日，鄒吉甫要先到楊家去候兩公子。自心裏想：「楊先生是個窮極的人，公子們到，卻將甚麼管待？」因問女兒要了一隻雞，數錢去鎮上打了三斤一方肉，又沽了一瓶酒，和些蔬菜之類，向鄰居家借了一隻小船，把這酒和雞、肉，都放在船艙裏，自己棹著，來到楊家門口，將船泊在岸傍，上去敲開了門。楊執中出來，手裏捧著一個爐，拿一方帕子在那裏用力的擦；見是鄒吉甫，丟下爐唱諾。彼此見過節，鄒吉甫把那些東西搬了進來。楊執中看見，嚇了一跳道：「哎喲！鄒老爹！你為甚麼帶這些酒肉來？我從前破費你的還少哩，你怎的又這樣多情？」鄒吉甫道：「老先生，你且收了進去。我今日雖是這些須村俗東西，卻不是為你；要在你這裏等兩位貴人。你且把這雞和肉向你太太說，整治好了，我好同你說這兩個人。」楊執中把兩手袖著笑道：「鄒老爹，卻是告訴不得你。我自從去年在縣裏出來，家下一無所有，常日只好喫一餐粥。直到除夕那晚，我這鎮上開小押的汪家店裏，想著我這座心愛的爐，出二十四兩銀子，分明是算定我節下沒有些柴米。要來討這巧。我說：『要我這個爐，須是三百兩現銀子，少一釐也成不的。就是當在那裏，過半年，也要一百兩。像你這幾兩銀子，還不夠我燒爐買炭的錢哩！』那人將銀子拿了回去。這一晚到底沒有柴米，我和老妻兩個，點了一枝蠟燭，把這爐摩弄了一夜，就過了年。」因將爐取在手內，指與鄒吉甫看，道：「你看這上面包漿，好顏色！今日又恰好沒有早飯米，所以方纔在此摩弄這爐，消遣日子。不想遇著你來。這些酒和菜，都有了，只是不得有飯。」鄒吉甫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這便怎麼樣？」在腰間打開鈔袋一尋，尋出二錢多銀子，遞與楊執中道：「先生，你且快叫人去買幾升米來，纔好坐了說話。」楊執中將這銀子，喚出老嫗，拿個家伙到鎮上糴米。不多時，老嫗糴米回來，往廚下燒飯去了。楊執中關了門來，坐下問道：「你說是今日那兩個什麼貴人來？」鄒吉甫道：「老先生，你為鹽店裏的事累在縣裏，卻是怎樣得出來的？」楊執中道：「正是，我也不知。那日縣父母忽然把我放了出來，我在縣門口問，說是個姓晉的具保狀保我出來。我自己細想，不曾認得這位姓晉的老爹。你到的在那裏知道些影子的？」鄒吉甫道：「那裏是甚麼姓晉的！這人叫做晉爵，就是妻太師

府裏三少老爺的管家。少老爺弟兄兩位因在我這裏聽見你老先生的大名，回家就將自己銀子兌出七百兩上了庫，叫家人晉爵具保狀。這些事，——先生回家之後，兩位少老爺親自到府上訪了兩次，——先生難道不知道麼？」楊執中恍然醒悟道：「是了！是了！這事被我這個老嫗所誤！我頭一次看打魚回來，老嫗向我說『城裏有一個姓柳的。』我疑惑是前日那個姓柳的原差，就有些怕會他。後一次又是晚上回家，他說『那姓柳的今日又來，是我回他去了』。說著，也就罷了。如今想來，柳者，婁也。我那裏猜的到是婁府，只疑惑是縣裏原差。」鄒吉甫道：「你老人家因打這年把官司，常言道得好：『三年前被毒蛇咬了，如今夢見一條繩子也是害怕。』只是心中疑惑是差人。這也罷了。因前日十二我在婁府叩節，兩位少老爺說到這話，約我今日同到尊府。我恐怕先生一時沒有備辦，所以帶這點東西來替你做個主人。好麼？」楊執中道：「既是兩公錯愛，我便該先到城裏去會他，何以又勞他來？」鄒吉甫道：「既已說來，不消先去，候他來會便了。」

坐了一會，楊執中烹出茶來喫了，聽得叩門聲，鄒吉甫道：「是少老爺來了，快去開門。」纔開了門，只見一個稀醉的醉漢闖將進來，進門就跌了一交，扒起來，摸一摸頭，向內裏直跑。楊執中定睛看時，便是他第二個兒子楊老六，在鎮上賭輸了，又噙了幾杯燒酒，噙的爛醉，想著來家問母親要錢再去賭，一直往裏跑。楊執中道：「畜生！那裏去！還不過來見了鄒老爹的禮！」那老六跌跌撞撞，作了個揖，就到廚下去了。看見鍋裏煮的雞和肉噴鼻香，又悶著一鍋好飯，房裏又放著一瓶酒，不知是那裏來的；不由分說，揭開鍋就要撈了喫。他娘劈手把鍋蓋蓋了。楊執中罵道：「你又不害饑勞病！這是別人拿來的東西，還要等著請客！」他那裏肯依，醉的東倒西歪，只是搶了喫。楊執中罵他，他還睜著醉眼混回嘴。楊執中急了，拿火叉趕著一直打了出來。鄒老爹且扯勸了一回，說道：「酒菜是候婁府兩位少爺的。」那楊老六雖是蠢，又是酒後，但聽見婁府，也就不敢胡鬧了。他娘見他酒略醒些，撕了一隻雞腿，盛了一大碗飯，泡上些湯，瞞著老子遞與他喫。喫罷，扒上床，挺覺去了。

兩公子直至日暮方到，蘧公孫也同了來。鄒吉甫、楊執中迎了出去。兩公子同蘧公孫進來，見是一間客座，兩邊放著六張舊竹椅子，中間一張書案；壁上懸的畫是楷書《朱子治家格言》；兩邊一幅箋紙的聯，上寫著：「三間東倒西歪屋，一個南腔北調人」；上面貼了一個報帖，上寫：「捷報貴府老爺楊諱允，欽選應天淮安府沐陽縣儒學正堂。京報……」不曾看完，楊執中上來行禮奉坐，自己進去取盤子捧出茶來，獻與各位。茶罷，彼此說了些聞聲相思的話。三公子指著報帖，問道：「這榮選是近來的信麼？」楊執中道：「是三年前小弟不曾被禍的時候有此事。只為當初無意中補得一個廩，鄉試過十六七次，並不能掛名榜末；垂老得這一個教官，又要去遞手本，行庭參，自覺得腰膀硬了，做不來這樣的事。當初力辭了患病不去，又要經地方官驗病出結，費了許多周折！那知辭官未久，被了這一場橫禍，受小人駑儻之欺！那時懊惱不如竟到沐陽，也免得與獄吏為伍。若非三先生、四先生相賞於風塵之外，以大力垂手相援，則小弟這幾根老骨頭，只好癩死囹圄之中矣！此恩此德，何日得報！」三公子道：「些須小事，何必掛懷。今聽先生辭官一節，更足仰品高德重。」四公子道：「朋友原有通財之義，何足掛齒。小弟們還恨得知此事已遲，未能早為先生洗脫，心切不安，」楊執中聽了這番話，更加欽敬，又和蘧公孫寒暄了幾句。鄒吉甫道：「二位少老爺和蘧少爺來路遠，想是饑了？」楊執中道：「腐飯已經停當，請到後面坐。」

當下請在一間草屋內，是楊執中修葺的一個小小的書屋，面著一方小天井，有幾樹梅花，這幾日天暖，開了兩三枝。書房內滿壁詩畫，中間一幅箋紙聯，上寫道：「嗅窗前寒梅數點，且任我俛仰以嬉；攀月中仙桂一枝，久讓人婆娑而舞。」兩公子看了，不勝歎息，此身飄飄如遊仙境。楊執中捧出雞肉酒飯。當下喫了幾杯酒，用過飯，不喫了，撤了過去，烹茗清談。談到兩次相訪，被聾老嫗誤傳的話，彼此大笑。兩公子要邀楊執中到家盤桓幾日。楊執中說：「新年略有俗務，三四日後，自當敬造高齋，為平原十日之飲。」談到起更時候，一庭月色，照滿書窗，梅花一枝枝如畫在上面相似，兩公子留連不忍相別。楊執中道：「本該留三先生、四先生草榻，奈鄉下蝸居，二位先生恐不甚便。」于是執手踏著月影，把兩公子同蘧公孫送到船上，自同鄒吉甫回去了。

兩公子同蘧公孫纔到家，看門的稟道：「魯大老爺有要緊事，請蘧少爺回去，來過三次人了。」蘧公孫慌回去，見了魯夫人。夫人告訴說，編修公因女婿不肯做舉業，心裏著氣，商量要娶一個如君，早養出一個兒子來教他讀書，接進士的書香。夫人說年紀大了，勸他不必，他就著了重氣。昨晚跌了一交，半身麻木，口眼有些歪斜。小姐在傍淚眼汪汪，只是歎氣。公孫也無奈何，忙走到書房去問候。陳和甫正在那裏切脈。切了脈，陳和甫道：「老先生這脈息，右寸略見弦滑。肺為氣之主，滑乃痰之徵。總是老先生身在江湖，心懸魏闕，故爾憂愁抑鬱，現出此症。治法當先以順氣祛痰為主。晚生每見近日醫家嫌半夏燥，一過痰症，就改用貝母；不知用貝母療濕痰，反為不美。老先生此症，當用四君子，加入二陳，飯前溫服。只消兩三劑，使其腎氣常和，虛火不致妄動，這病就退了。」於是寫立藥方。一連喫了四五劑，口不歪了，只是舌根還有些強。陳和甫又看過了脈，改用一個丸劑的方子，加入幾味祛風的藥，漸漸見效。

蘧公孫一連陪伴了十多日，並不得閒。那日值編修公午睡，偷空走到婁府，進了書房門，聽見楊執中在內咕咕而談，知道是他已來了，進去作揖，同坐下。楊執中接著說道：「我方纔說的，二位先生這樣禮賢好士：如小弟何足道；我有個朋友，在蕭山縣山裏住，這人真有經天緯地之才，空古絕今之學，真乃『處則不失為真儒，出則可以為王佐』，——三先生、四先生如何不要結識他？」兩公子驚問：「那裏有這樣一位高人？」楊執中疊著指頭，說出這個人來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相府延賓，又聚幾多英傑；名邦勝會，能消無限壯心。不知楊執中說出甚麼人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